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丑陋的 中国人 研究

李敖作品精选



李敖作品精选

丑陋的 中国人 研究

李敖作品精选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丑陋的中国人研究/李敖著. - 北京: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2.1

ISBN 7-5057-1752-9

I. 丑… II. 李… III. 杂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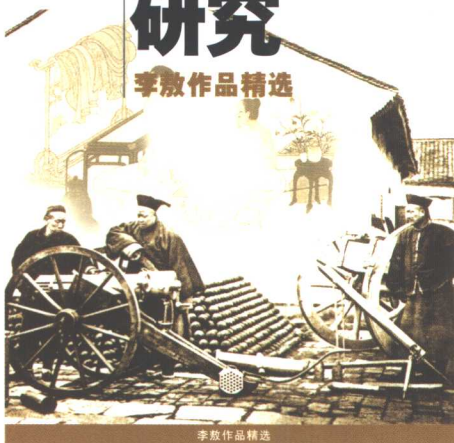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83395 号

书名	丑陋的中国人研究
作者	台湾 李敖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排版	北京启迪利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1168 毫米 32 开本 11.5 印张 239000 字
版次	2002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02 年 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8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752-9/C·247
定价	22.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图字 01—2001—4319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丑陋的 中国人 研究

李敖作品精选



李敖作品精选

责任编辑：黄志平

Shao yu
Tel: 13801122602
13801122602

阅读提示◎

从认贼到被贼认

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怎样摸公羊

恩仇心理学

可耻的柏杨症候群

柏杨的卑鄙及其他

柏杨怎样暗中篡改文章？

柏杨的国文程度不够

别信“匪情专家”

台湾政客小气八拉的活证

美国违反人权记录大曝光

民进党的司法倒车

民进党的权术水平

令人忧虑的新潮流系

贵宾的马后炮

是谁自欺欺人？

改烧自己人

丑陋的中国人研究

目 录

目

录

《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导引	(5)
蒋介石与孺慕症(见《蒋介石研究三集》一书)	
蒋介石、蒋经国的“田单症”	(8)
从认贼到被贼认	(11)
从胡老太秘录看钱大头忘恩负义	(15)
辜振甫忘恩负义了吗?	(34)
柏杨忘恩负义了吗?	(52)
——义助柏杨的一个回忆	
义助柏杨的外一章	(86)
给孙观汉先生的公开信	(103)
将相怎样才能和?	(112)
——答孙观汉先生	
怎样摸公羊	(127)
附录一 致李敖的一封信(屠申红)	(130)

附录二 多少尘封事，尽付笑谈中(屠申红) ……	(131)
你不能只做一半 ……	(133)
柏杨替毛泽东投降 ……	(141)
为何而战? ……	(144)
恩仇心理学 ……	(160)

——回邓维桢的信

可耻的柏杨症候群 ……	(163)
柏杨怎样暗中篡改文章? ……	(166)
柏杨的卑鄙及其他 ……	(170)
柏杨国文程度不够 ……	(173)
柏杨无知乱译《资治通鉴》 ……	(176)
柏杨的国文历史程度不配翻译《资治通鉴》 ……	(181)
跋“李敖给王光美的一封信” ……	(188)
附录 李敖给胡适的一封信(司马桑敦) ……	(194)
跋“王金仲达给李敖的信” ……	(196)

(本书于一九八九年出版时，原编入他人文字多篇，因不便收入《李敖大全集》中，现予删除，特存目于后，以志前缘：一、柏杨事件之追忆，二、行走在地雷上，三、一本不了解原著的译作——评《柏杨版资治通鉴》，四、望文生义，错译连篇，五、再评《柏杨版资治通鉴》，六、谁是丑陋的中国人？七、叶落枝残诉柏杨，八、丑陋的中国人柏杨，九、《丑陋的中国人》断想，十、《评丑陋的中国人》引起的风波。)

《丑陋的中国人研究》导引

《庄子》中说惠施的哲学，有同异之说，所谓“大同而与小同异，此之谓小同异；万物毕同毕异，此之谓大同异。”意谓大同和小同相差异，叫做小同异；万物完全相同，也完全相异，叫做大同异。这一见解，用来说明所谓“民族性”或“国民性”(National Character)，倒是十分贴切。

在世界各地民族中，由于山川灵气所钟或穷山恶水所祸、或其他种种原因，自有“性相近，习相远”的小同异或大同异，其中差异，就概括成所谓民族性。对民族性的注意，早在古希腊时代就开始了。公元前五世纪的史家希罗多德(Herodotus)，就对希腊与波斯的民族性做过比较研究。两千多年来，民族性的种种，一直引起人们的兴趣。

大致说来，民族性的特色在表示基本人格结构(Basic

Personality Structure), 是一般的、典型的、众数的人格 (Modal Personality), 并不是唯一的人格类型, 只不过是主要的人格类型。所以, 在同一种民族性中, 也有许多“出乎其类, 拔乎其萃”的“变性”代表出现。当这些乍看起来迥异该民族性的变体出现的时候, 你不能不说它也是该民族的产物, 纵使它不占多数。因此, 三个臭皮匠固然可作为民族性的抽样, 一个诸葛亮也未尝不可作为民族性的抽样。

民族性是很含混、很笼统的, 偏重地理上或生理上的素质说 (Constitutional Theory), 不足以尽之。因为后天的思路与教化, 也混同而入, 结果显示出来的, 在某些方面, 一如中国的小脚, 它既是生理的缠足, 又是心理的“足恋”及其他。由于人们难以细察, 所以, 概括的民族性也就定形, 而成为框框看法 (Stereotype), 严格说来, 这是很偏颇的。

例如一谈到中国的民族性, 框框看法在外国人眼中, 就出现了所谓“邪恶的东方人” (Sinister Oriental); 在中国人眼中, 就出现了所谓“丑陋的中国人”, 其实东方人中国人固多邪恶丑陋, 但是, 不看三个臭皮匠而看看一个诸葛亮, 你也会发现不同的视野与光明面, 而诸葛亮的举手投足、光风霁月, 也正是道道地地的中国人, 你不能也无法抹杀他。

邪门儿的是, 有的中国人, 他的眼中、他的笔下, 只有三个臭皮匠, 却无一个诸葛亮, 并且视野所及, 也仅是三个臭皮匠的臭的一面, 而不是他们优点的一面。这种人刊印《丑陋的中国人》一书, 大捞台湾人、大陆人、日本

人的钞票，使人误以为中国人的民族性，尽于是矣，这种行径，是要谴责的；这种劣作，是要拆穿的。

中国民族性中固然有丑陋的一面，但是，以偏概全式的处理，却涉及这种作者的人格与学格的问题，虽然完全符合他的风格。令人惊异的是，这种作者口口声声所谓的“丑陋的中国人”，事实上，他真的肤尝身受过，却还无耻地想认他们父子做“孺慕”的对象，以“热情忠厚”

“一代英雄”之颂，备加赞美呢！史家汪子飏（荣祖）在《谁是丑陋的中国人？》一文中，指出这种作者“他虽不敢捋虎须，他确实遭遇到刻骨铭心的丑陋待遇，能不发泄一下吗？我认为他的《丑陋的中国人》是一种避重就轻的谴责。他把丑陋加诸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很有勇气，引起外国记者的喝彩，但……他明知谁是丑陋的中国人，雅不欲实指而已。”这种作者不敢实指有名有姓的丑陋中国人，却泛指所有的中国人都丑陋，用来替他的怯懦垫背，这种行径所显示的，岂不正是最大的丑陋？原来“丑陋的中国人”非他，就是他作者自己！

为了谴责也为了拆穿，我出此研究一书，为《丑陋的中国人》的几个特性，聊做举证。这些特性，是丑陋之尤者，比起忘恩负义等恶德来，其他丑陋，犹小焉者也！

一九八九年四月二十六日

蒋介石、蒋经国的“田单症”

丑陋的中国人研究

蒋介石、蒋经国父子都是不学有术的祸国人物。本来祸国就祸国，有术可也，何必曰学，但蒋氏父子却附庸风雅，硬要在术字上面加学码，于是就学术起来。不过因为基础本是不学，再怎么加，也白加，甚至还闹出笑话。笑话中最有趣的，是关于田单的。

蒋介石好田单学，自谓“田单一日复齐七十余城”，是“战争艺术”，这一立论，见于一九六三年九月九日在政工干校讲的“军事教育的目的与宗旨”。因为以一介武夫，好田单学，所以以“毋忘在莒”运动为天下倡，说“毋忘在莒”典出田单复国云云，这就是大笑话。因为“毋忘在莒”典出古书《管子》，出自鲍叔牙向齐桓公、管仲、宁戚的祝福和劝告，原文是：“鲍叔牙奉杯而起曰：‘使公毋忘出入莒时也，使管子毋忘束缚在鲁也，使

宁戚毋忘饭牛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能毋忘夫子之言，国之社稷，必不危矣！’”大同小异的文字，也见于古书《新序》，新序原文是：“鲍叔奉酒而起曰：‘祝吾君无忘其出而在莒也，使管仲无忘其束缚而从鲁也，使宁子无忘其饭牛于车下也。’桓公避席再拜曰：‘寡人与二大夫皆无忘夫子之言，齐之社稷，必不废矣！’此言常思困隘之时，必不骄矣！”上面这种典故，在古人行文时，只要提到，一定就特指齐桓公的事，例如施补华《泽雅堂全集》里“别弟文”中，就有“管仲告齐桓曰：‘愿君勿忘在莒，臣亦念堂阜之囚’”的话，稍懂古书的人，没人敢“瞎猜”，说是指别的。

可笑的是，不学有术的蒋氏父子，却公然带头唐突学术，硬把“毋忘在莒”，给栽在田单复国头上。殊不知鲍叔牙口中的齐桓公奔莒，是周庄王十一年（公元前六八六年）的事，而田单复国，却是周赧王三十六年（公元前二七九年）的事，一个在纪元前七世纪，一个在纪元前三世纪，两者相差四百零七年。蒋氏父子张冠李戴，硬把战国的齐国，当成春秋的齐国；战国的莒城，当成春秋的莒城；把田单当成齐桓公；把四百年前鲍叔牙的话，当成四百年后的“烧饼歌”与“推背图”。这种无知、这种妄作、这种荒乎其唐，未免太目中无读书人了！

蒋氏父子这样子田单化，不但施之于历史，还行之于戏剧呢！据今年一月十七日《民生报》登曹健、钱璐夫妇回忆：

先总统蒋公每逢生辰，都赴金门避寿，康乐总队

每年必定排演一出戏祝寿，有一年演《田单复国》，曹健饰田单，钱璐饰田单夫人，一场田单祭祖的戏，演着演着，忽然看见坐在第一排的先总统蒋公带着经国先生，趋前脱帽向舞台上的田单祖坟鞠躬，台上的演员全感动得热泪盈眶。

文艺心理学上有所谓移情作用(empathy)，它是拉斯金(John Ruskin)所谓的“情感的误置”(pathetic fallacy)。这种作用的重要表现是把自己神入文艺之中，对文艺，不是“旁观者”(contemplator)，而是“分享者”(participant)，分享到极致时候，陶然忘我、凄然成他，自不在话下。这种移情作用，表现在观众席上，有时到了有趣的程度。一位英国老太太在看到《哈姆雷特》(Hamlet)最后决斗时，竟在剧院中大声警告：“当心呀，那把剑是上过毒药的！”一位台中女中女学生，在看到米基兰尼(Mickey Rooney)打拳放水时，竟在电影院中起立高叫：“你打呀！你打呀！你怎么不打呀！”

不过，英国老太太和台中女中女学生，她们尽管移移，但是散场以后，总有个完，绝没有到趋前脱帽向舞台上的男主角祖坟鞠躬的程度！可是我们的蒋氏父子呢，他们却要分享田单的血食，在戏台上的假坟面前，错认起祖宗来！田单何辜、田单的祖宗何辜，竟在两千两百年后，远在异城，没头没脑的被作弄至此，想来真真好笑极矣！而蒋氏父子共有一副什么样的大脑，也就可想而知矣！

一九八八年五月六日

从认贼到被贼认

国民党中常委余纪忠的《中国时报》，四月八日刊出了一篇《里根、辜振甫相见欢》，对另一名中常委辜振甫大展媚功。文中最后两段是这样的：

辜氏出身世家，中国近代英文怪杰辜鸿铭就是辜氏的伯父。大概家学渊源吧，辜氏也说一口标准典雅的英语，成为他与国际重要人士交往的利器。这次在华府出席会议期间，辜氏和卡特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布里辛斯基有同席之雅，据了解辜氏为了美国基于政治理由不肯卖高性能战机给台湾，而中共现已发展出比台湾 F—5E 性能较佳的 F—8 战斗机，还和布氏舌战一番呢。

辜氏长得一表人才，富而好礼，风度优雅，故中外人士多乐与交接。这次在华府开会，辜氏不仅在会

上见了包括主管经济事务的国务次卿华理斯、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伍夫维兹、白宫国家安全会议主管亚洲事务的席格尔博士等重要官员，会外也接触了许多有影响力的美国朝野人士，可说做了一场成功的国民外交。而辜氏谦谦君子，功成不居，不欲人知，愈发教人尊敬。可是辜氏究竟接近望七之年了，为国效劳之日苦短，这又不得不教人忧心是否后继有人的问题了。

这两段话，如果问题出在就正确事实发动错误解释，其肉麻犹可原谅；但出在就错误事实发动错误解释，其肉麻就不可原谅了。不幸的是，《中国时报》的肉麻，却正属后者。

《中国时报》所说“中国近代英文怪杰辜鸿铭”，生于一八五七，死在一九二八，鸿铭是他的字，本名汤生，别署汉滨读易者，福建同安人。他是英属马来西亚槟榔屿的华侨，早年留学英国、德国，得到文学、工学学位。一八八〇年后，在新加坡英国殖民政府任职。后来跟马建忠一夕谈，深感当为祖国效命，第二天就辞职了，然后蓄辫易服，回祖国了。辜鸿铭从二十八岁（一八八五）起，入张之洞幕府，为张之洞主持英文译述，历时二十多年。他说张之洞对他“虽未敢云以国士相待，然始终礼遇不少衰”。张之洞死后，他以二十多年间见闻所及，写成《张文襄幕府纪闻》，对晚清掌故礼俗，多有生动的记述。另以英文写《中国的牛津运动》（The Story of a Chinese Oxford Movement）一书。德国汉学家卫礼贤（Richard Wilhelm）把它